

当代语言观察

荒崧摇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语言观察 范崧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ISBN 7-309-05111-1

Ⅰ. 范… Ⅱ. 范… Ⅲ. 语言学—研究

Ⅳ. H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23456号

责任编辑 朱佳新

封面设计 李摇梅

当代语言观察

Dangdai Yuyan Guancha

范崧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5 号楼

邮 政 编 号 150001

网 址 范崧网

电子邮箱 范崧@163.com

印 刷 厂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00 毫米 1/32

印 张 4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9-05111-1

定 价 15.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目 录

上编 摇语言本体观察

第一章 摇语法观察.....	猿
摇一、复谓句研究	
摇——兼论对复杂谓语范围的重新界定	猿
摇二、重新认识“双重否定”	猿
摇三、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中的几个问题	猿
摇四、“很有……”句式考察	猿
摇五、“越灾越想(会辘)灾”句式	猿
摇六、也谈现代汉语中“以”的用法	猿
摇七、谈谈连词的“再”	猿
摇八、对副、名相连是否发生修饰关系的考察	猿
摇九、关于《也说“是”字句》一文中的两个问题	远
摇十、也谈“载化”类词	苑
摇十一、也谈动词的方向性	
摇——与谢质斌先生商榷.....	苑
摇十二、从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看汉语的走势.....	苑
摇十三、语法单位的“统摄”	怨
摇十四、也说“很”修饰各种词组	怨
摇十五、一种特殊的短语——扩充短语“晕,……晕”	员
摇十六、现代汉语中“于”的用法	员
摇十七、对《“是……的”句质疑》的质疑	
摇——与杨石泉先生商榷	员
摇十八、关于“蝶”和“蝴蝶”各为一个语素的解释	员
摇十九、“从来”、“历来”是副词吗?	员
摇二十、是“第七届”(时点)还是“七届”(时量)?	员

摇二十一、“或”耶?“和”耶?	员苑
摇二十二、也谈词尾“性”	员愿
第二章摇修辞观察	员起
摇一、话说语言的和谐性	员起
摇二、谈谈语言表达的语序问题	员起
摇三、从“往事不堪”说开去	员起
摇四、“曲解”手法的妙用	员源
摇五、一句注释语看“合叙”句式的正确表述	员起
摇六、“望 载兴叹”不该遭遇尴尬	员源
摇七、语境中同音词的妙用	员愿
摇八、毛泽东著作中排比的特点与作用	员圆
摇九、《包身工》的语言特色	员圆
摇十、北京 2008 年奥运会主题口号的美妙何在	员愿
第三章摇词语、词义观察	员起
摇一、也谈“压轴”与“大轴”	员起
摇二、也谈“止戈为武”的释义	员源
摇三、也说“再说”	员源
摇四、也谈词语的临时意义(用法)与固定意义(用法)	
摇——与邹哲承先生商榷	员缘
摇五、毛泽东著作中的新造词	圆圆
摇六、是“撑杆跳高”还是“撑竿跳高”?	圆愿
摇七、也说“上”与“下”	
摇——与凌云先生商榷	圆圆
摇八、语素“大”的意义与用法	圆缘
摇九、为何不来个新版的“黄犬奔马”?	圆怨
摇十、谈谈成语的“变脸”	圆圆
摇十一、也谈“琳琅”的词义和词性	圆源
摇十二、“御驾”与“武乡侯”	圆愿
第四章摇语言著作观察(书评)	圆起
摇一、一部“史”“论”结合的好书	
摇——沙平《汉语描写语法学方法论》评价	圆起

摇二、一部与省级精品课程《现代汉语》配套的好教材	
摇——冯志纯主编 新世纪高校文科教材《现代汉语》	
(增订本)评价	猿圆
摇三、“用事实说话”,一部汉语规范学的力作	
摇——朱楚宏《汉语规范化的策略与实践》评介	猿愿

中编摇语言应用观察

第五章摇广告语言观察	猿猿
摇一、广告语言的文化包装与解读偏见	猿猿
摇二、广告语言的形式美态	猿圆
摇三、广告语言的音乐美	猿圆
摇四、广告语言的“残缺美”	猿愿
第六章摇新词新义观察	猿贡
摇一、“经典”新用	猿贡
摇二、“票友”的新义	猿源
摇三、谈谈“秀”的新用法	猿苑
摇四、说“虫”族新词语	猿贡
摇五、“版”的新用法	猿源
摇六、你“透支”了吗?	猿苑
摇七、炙手可热的“炙手可热”	猿愿
摇八、小议历史词“死灰复燃”	猿圆
摇九、小议用“借素仿构法”造新词	猿源
摇十、“硬道理”是个啥道理?	猿苑
摇十一、说“打……牌”	猿苑
第七章摇语病观察(诊疗)	猿愿
摇一、谈谈语言不和谐的问题	猿愿
摇二、疑问句语病举隅	猿源
摇三、重复语病例谈	猿苑
摇四、能说“面孔很雨(很雾)”吗?	猿圆
摇五、注意词语的感情色彩	猿圆
摇六、矛盾语病举隅	猿缘

摇七、常见的并列项搭配不当的语病	猿怨
摇八、辨误三则	猿员
摇九、是“偏差”还是“差距(差别 差异)”？	猿原
第八章摇语言、语文教学观察	猿远
摇一、从一道高考题看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性	猿远
摇二、语文教学中的联想类比	猿园
摇三、谈谈议论性语段的教学	猿远
第九章摇公关语言观察.....	猿员
摇一、投其所好 打开话匣子.....	猿员
摇二、借题发挥的妙处	猿远
摇三、说话要善于“反弹琵琶”	猿员

下编摇语言变体观察

第十章摇方言观察.....	猿苑
摇一、荆楚方言中的“好粤子”句式.....	猿苑
摇二、荆州话中的述补结构“灾被”	猿缘
摇三、古籍中的荆楚方言单音节词	猿苑
摇四、湖北老江陵话的语音特点	猿缘
后摇记.....	猿员

上编 :语言本体观察

第一章 摇语法观察

一、复谓句研究

——兼论对复杂谓语句范围的重新界定

20世纪 50年代末期，汉语语法学界曾对单、复句的划界标准进行过一次大讨论。50年过去了，单、复句的界限是否清楚了呢？还是先看一些复句的例子吧：

并列复句：

（员）她既会做诗，又能写一手好字。（辕）她一方面苦苦练琴，一方面选修古典文学。（摘自邢福义《汉语语法学》，员997年，以下简称邢本。）

承接复句：

（猿）你们先了解情况，然后发表意见。（摘自张斌主编电大教材《现代汉语》，员995年，以下简称张本。）（源）世界上有思想的人应先想到事情的结局，随后着手去做。（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二版下册），员997年，以下简称黄、廖本。）

递进复句：

（缘）真正美的东西不但跟自然一致，而且跟理论一致。（“张本”）（远）他不认识我，甚至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黄、廖本”）（苑）他不仅不后悔起用郎平，反而下大力锤炼她。（“邢本”）

转折复句：

（愿）有的青年虽然有理想，但刻苦勤奋不足。（初中语文第四册《语法·复句分句间关系》，以下简称“初语四”。）（怨）兄弟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不过为人率直罢了。（“黄、廖本”）

假设、条件复句：

(夙)屈原如果不被放逐,就不会写出《离骚》那样的作品。(“张本”)辘(夙)宝石哪怕混在垃圾堆里,也仍然晶莹夺目。(“黄、廖本”)辘(夙)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初语四(复句)”)

辘(夙)因果复句:

(夙)他一直开顺风船,以致不能成为好舵手。(“张本”)辘(夙)我们既然拿来了,就不带回去了。(“黄、廖本”)

辘(夙)选择复句:

(夙)我宁可少而精,也不要多而杂。(“黄、廖本”)辘(夙)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赵尊礼《现代汉语复句辨析》,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夙(夙))

以上例句都是从目前通用的一些有影响的高校汉语教材或语法专著以及中学语文讲语法的知识短文中摘下来的,都是当作复句看待的。但是经过我们的分析考察,发现它们带有单句的性质,即句子头上的那个名词性词语是全句的主语,它后面的部分是谓语,是由复句形式充当的。这类句子我们称为复句形式谓语句,简称“复谓句”。

(一)为什么说它们是复谓句呢?

夙(夙)语法学界对主语、谓语公认的定义是:一个句子主、谓二分,主语是谓语陈述的对象,表示“谁”或“什么”;谓语对主语加以陈述,表示“怎么样”或“是什么”。用这个定义来检验上述 夙(夙)句,发现它们都由两部分构成,即“对象+陈述”,或“谁(什么)+怎么样”。比如例(夙)即由“谁”(“她”)垣“怎么样”(“一方面苦苦练琴,一方面选修古典文学”)构成。例(夙)由“什么”(“宝石”)垣“怎么样”(“哪怕混在垃圾堆里,也仍然晶莹夺目”)构成。这刚好与主语、谓语的定義相吻合,所以说它们是单句的格局。

如果把整个句子看作一个板块,那么它们是由“主语”(用 晕表示)和“谓语”(用“灾孕序列”表示)这两个构件拼合而成的。那么上述 夙(夙)句都可用这样一个公式表示:晕·(灾孕序列)。例如:(夙)可表示为:晕(你们)灾孕序列(先载,然后再);(夙)可表示为:晕(他)·灾孕序列(不仅载,反而再)。

圆开头的复句，一些汉语教材或语法专著之所以判定为复句，理由是因为它们都有两套或两套以上的单句结构。它们究竟是一套，还是两套以上的单句结构？我们可以用结构主义层次分析法对句子进行分析，来回答这个问题。如例(员)的结构层次是：“她[(既载)，(又再)]”。而不是：“(她既载)，(又再)”。例(源)的结构层次是：“世界上有思想的人{应[(先载)，(随后再)]}。”而不是：“(世界上有思想的人应先载)，(随后再)。”余例类推，如果理解成后者的话，就把“灾孕序列”表意的整体性割断了。这样看来，上述复句只有一套单句结构。如果说有两套(或两套以上的)单句结构，那只是谓语内部的结构，与句头主语不在一个语法层次(层面)上，这进一步印证了复谓句公式“晕·(灾孕序列)”的正确性。

复句论者把开头复句视为复句，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认为自第二小句以下的小句的主语，可以承第一小句而省略。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灾孕序列中的各个小句都不是单独地陈述晕的，而是结合成一个整体之后再陈述晕的。既然如此，句头的晕一般很难进入“灾孕序列”之中与第一小句后面的小句组合，特别是这些小句中有副词和关联词的时候，因为副词和关联词对晕有排斥性。以(员)为例来说明：我们要或使用，我们或存放，我们或毁灭。这样的组合是讲不通的，因为后面两个小句既有关联词“或”对“我们”排斥，又有副词“要”对“我们”排斥，“要”是修饰三个小句的，“我们”要与后两个小句组合，必须先与“要”组合，它不可能跳过“要”去与后面两个小句组合。所以不存在第二小句以下的小句省略晕的问题，此其一。其二，用一个晕统摄若干小句，简洁明了，合乎习惯，这正如杨石泉先生所说：“说语言中有省略并不科学。人们就是这么说的，无所谓省略不省略。”^①

复句作为一种句子形式可以充当各种句子成分，例如：

(员)复句形式作主语(见画线部分)：

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是一种不良风气。

(圆)作定语：

但那时我在上海，只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

① 见《中国语文》1981年第1期。

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

(猗作宾语：

她想到敌人虽然没有再审问她,可是她应该准备着——准备着在法庭上和敌人作斗争。(杨沫《坚强的战士》)

(源与介词一起作状语：

那时候,也有一部分学生和教师,把推翻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一个富强独立的新中国,以至于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的。(陶铸《崇高的理想》)

(缘作补语：

一个古老的故事。古老得像是上个世纪,像老彝族那把发黑的月琴,像轮回中已经逝去的一次人生。(汤世杰《山海无喧嚣》)

既然复句形式有充当各种句子成分的能力,就没有理由排斥它们充当谓语的能力。复句论者之所以把开头源句判定为复句,就是没有注意到复句作为句子形式的整体功能,即扮演谓语的角色去陈述主语,从而形成了单句的格局。

(二)可贵的探索

认定开头源句是单句——复谓句,并非本人的“创见”,老一辈语言学家早就注意到了复句形式作谓语这种语言现象。早在20世纪40年代,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法》一书中就提出了“复述语”说。他说：“一个主语而有两个以上的述语叫做复述语。”他把复述语分成四类：并列式、选择式、承接式和转折式。他对并列式复述语是这样解释的：“用‘平列连词’。若不是共一个主语,便是平列的复句。例如：他每天读书半日,并且做工两小时。”^①

此句正是复谓句[他(载,并且再)]。但该书分类不全面,“复述语”内部的逻辑关系不只这四种,还有因果、条件、假设等几种,如本文开头的例句。也很遗憾,黎氏的“复述语”作谓语(即复句形式作谓语)的观点未得到语法学界的重视,致使前文的例句至今还戴着“复句”的帽子。

^① 黎锦熙：《新著国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3年。

20世纪70年代末,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语法》一书中提到了“并列的谓语”说,但没有下定义,只有例子,可谓轻描淡写。例如:“人人都得做工,都得休息。”其中的“都得做工,都得休息”是“并列谓语”。赵先生承认这一句也能拆成两小句合成一个复合句,如:“人人都得做工,(人人)都得休息。”“但是没有必要添补词语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还是分析成……复合谓语的好。”^①我们同意这个看法,可以理解为复谓句——“人人(载,再)”。在该书的“复杂句”一节里又举了这样一例:“要是两个包,就一个是你们的,一个是他们的。”该书认为副词“就”是修饰谓语“一个是你们的,一个是他们的”的(远远页)。这也是一个复谓句,其层次关系是:“两个包[就(载,再)]”。

吕叔湘、朱德熙在《语法修辞讲话》一书中提到了“复杂谓语”(一个谓语里包含两个或更多的动词)例如:

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该书认为,在上述复杂谓语中,“走”是主要动词,“依靠”、“团结”、“到”是次要动词。这一句是一个由承接复句形式充当谓语构成的复谓句,其层次关系是:“我们{完全可以[(载),(再),(在)]}。”在“复合句”一节里又指出:“假如这几个分句之间没有特殊的关系,只是一个加一个,那么就把这几个谓语作为一个联合谓语看待,说这是一个简单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例如:

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忙,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②

上例就是一个由并列复句形式充当谓语构成的复谓句,其层次关系是:“孙中山[(载),(再),(在)]。”

黎先生的“复述语”说和赵先生的“并列谓语”说以及吕、朱二先生的“联合谓语”说,都注意到了一个主语可以同时被“几个”谓语陈述的语言事实,但说法上显得不科学。我们说,一个句子(单句)只能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不管构成谓语的材料有多么复杂(如本文开头的例

①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② 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句)都只能算一个谓语。如果在一个句子(单句)中有一个主语、几个谓语,或者几个主语(赵元任的《口语语法》中有“并列主语”说)、几个谓语,那么,这算一个句子还是几个句子,还是几个小句构成的一个复句呢?我们不能把逻辑上的说法与语法上的说法相混淆。

上述各家对复句形式作谓语现象的论述,更坚定了我们把开头(员)句理解为单句即复谓句的决心。

(三)复谓句的特点

员(员)“序列”作为一个语法关系框架,表义上具有整体性,功能上具有述谓性,对(员)加以叙述或评论。

员(员)子容量大,负载的信息量多,语意饱满丰富。员(员)序列中的小句可以是两个,也可以是两个以上,可以是动词性的(如开头各例),也可以是形容词或名词性的,例如:

他又酸,又鬼,又吝啬,又有那么一种好像不屑于计较的大少爷派头。(陆文夫《井》)

员(员)“序列”各小句在横向铺排的同时,相互间发生种种逻辑关系。这小句间的逻辑关系一般由关联词语来显示,这种关系可以说是复谓句的“神”,它把几个小句粘合成一个严密的表义整体——谓语构件,它与主语构件(员)合成了句子板块。

员(员)谓句具有“句中句”“层层套叠”的特征,其中的“员(员)序列”就是句中之“句”,单独看,它就是一个复句(虽然有的不是地道的复句),但它作为复句形式在句中只是一个句成分。这类句子“里头的词结(相当于一个句子——引者)一个套住一个,是拆不开的,假如拆开,一定有一个词结站不住。”^①这一点可以从复谓句的层次关系看出来。如例(员)的层次关系是:“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甲)而不是“(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乙)即副词“要”修饰三个小句,组合成一个复杂谓语,再去陈述主语“我们”。如果拆开如乙式,这三个“词结”的任何一个都“站不住”。例(员)的层次关系是:“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载),(都再)]}”。

①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员(员)

(甲)而不是“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载),(都再)”。(乙)即状语“对于……”是修饰它后面两个小句的,组合之后再陈述主语“我们”。如拆开成乙式,这两个“词结”都“站不住”。又如: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即:最小的层次是主谓组合——“(摇)(摇)”,较大的层次也是主谓组合——“[摇][摇]”,最大的层次还是主谓组合——“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摇}”。这就是层层套叠的特点,层层套叠是汉语句法的特点。

缘复谓句与其他单句一样,也能充当复句的分支:

转①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②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转①我赞美白杨树,②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精神。①

上述两个复句,有的教材把它们当作含猿个分句的二重复句,其实都只有两个分句,后分句都是复谓句。

远复谓句还可充当单句的一个构件(句成分),组成一个庞大的单句,以体现“句中句”层层套叠的特征,如:

我希望{你们[(回到关中去,回到陇东去,回到三边去,回到绥德去,回到延属各县去,回到学校部队工厂去),(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毛泽东《组织起来》)

“希望”的宾语“{摇}”就是一个复谓句,这个复谓句的谓语“[摇]”又是一个有猿个分句的承接复句形式。

转在一般单句中,状语只修饰一个词、一个短语或一个句子,而在复谓句中,状语都可以统领(修饰)几个小句,形成灾孕序列,使其表义更加集中,结构更加紧凑,如例(源)的“应”、(员)的“对于传说的话”、(员)的“要”,以及上例中的“一百年来”等。有时还连用两个状语修饰多个小句,例如:

① 转郭福义主编《现代汉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员圆 转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圆版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员圆

中国工人阶级，〔二十年来，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成了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中国工人 发刊词》）

这个复谓句，连用两个状语“二十年来”和“在……党的领导下”，从时间和条件上修饰三个小句，组合之后，再去陈述主语“中国工人阶级”，表义周详而集中，结构严密而紧凑。

（四）复谓句与复句的区别

构成复谓句的条件是：谓语一般是由副词或关联词将几个小句焊接成的一个表义整体——“**灾孕序列**”（其中的小句之间有并列、递进、因果等逻辑关系），主语 晕只能出现在它之前，也就是说，“**灾孕序列**”中的各个小句都不是单独陈述 晕的。那么，凡符合这一条件的便是复谓句，反之则是复句。两者容易相混的情况大约有以下几种：

圆如果各小句（仅以两个小句的句子为例）各有自己的陈述对象 晕，形成“（晕· **灾孕**）（晕· **灾孕**）”的形式，那么整个句子便是有两套单句结构的复句，试比较：

甲援不管雄鸡叫不叫，）（天都会亮）。〔不管 载 晕· **灾孕**，都 再（晕· **灾孕**）〕

乙援金子（不管放在哪里，都会放光。）〔晕（**灾孕序列**）（不管 载，都 再）〕

甲是复句，乙是复谓句。

圆如果两个小句各陈述同一个对象 晕，那么整个句子还是有两套单句结构的复句。试比较：

甲援要么我们被困难吓倒，）（要么我们把困难克服掉。）〔要么 载（晕· **灾孕**），要么 再 晕· **灾孕**〕

乙援我们（要么被困难吓倒，要么把困难克服掉）。〔晕（**灾孕序列**）（要么 载，要么 再）〕

甲是复句，乙是复谓句。

猿如果后面一个小句有陈述对象 晕，前面一个没有，或者第一个小句有 晕，但以关联词起头，那么整个句子都是有两套单句结构的复句。试比较：

甲援 如果不被放逐,)(屈原就不会写出《离骚》那样的作品。)
如果载[晕·灾孕]就再[晕·灾圆]或:(如果屈原……)(就……)[如
果载晕·灾孕]就再[晕·灾圆]

乙援 屈原(如果不被放逐,)(就不会写出《离骚》那样的作品。)
[晕·(灾孕序列)](如果载就再)

甲是复句,乙是复谓句。

源 如果借助一定的语言环境,各个小句都没有交代出陈述对象,晕,
那么把它看作有两套单句结构的复句为宜。试比较:

甲援 既要学好文史哲,)(又要学好数理化。)[既要载灾孕,又要
再灾圆]

乙援 中学生(既要学好文史哲,又要学好数理化。)[晕(灾孕序列)
(既要载,又要再)]

甲是复句,乙是复谓句。

缘 如果前后小句间有“总分”关系,那么,第一个小句是主谓句的,
整个句子便是复句;如果第一“句”是定中短语的,则是复谓句。试比
较:

甲援 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 [载
(晕,·灾孕)] [再晕·灾圆] (在晕·灾圆)

乙援 他的两个姐姐,)[(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 [晕(灾孕序
列)](载,再)

甲是个二重复句,乙是复谓句。

远 如果第一个小句有陈述对象,后面的小句没有;几个小句又“没
有特殊的”关系,只是一个加一个”,那么不妨按吕、朱二先生的意见,视
为“简单句”,即几个小句共同陈述一个主语的复谓句。

苑 如果前后两个小句是承接关系,但前一小句有主语,后一小句没
有,则不妨理解为是两个小句在共同陈述主语,视为复谓句。例如:

他(下了火车,来到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晕·灾孕序列(载,
再)]。

如果后一分句的主语“他”出现,则是复句[载晕·灾孕],再晕·
灾圆]。

如果中间有关联词连接小句,则是典型的复谓句,如:

他(一下火车 就给家里打电话)。[晕·灾孕序列(一载就再)]。

愿一个主语后面有几个小句,整个句子不一定就是复谓句。如果第一小句后面的小句不能单独与第一小句的主语组合,就证明它们另有主语,而主语有可能就隐藏在第一小句之中,例如:“我也做过这种工作,不算太难。”(第二分句的主语是“工作”。)“我劝你不必去找它,即使找着了,对你也没有什么用处。”(第二分句的主语是“你”,第三分句的主语是“它”。)这两句都不是复谓句,因为分句各有各的主语。

总之,我们既反对复句取消论,也反对把复句扩大化。凡是符合“晕·灾孕序列”(复句形式作晕的谓语)”这一公式的,都属于单句——复谓句的范围。

(五)余论

目前,一些汉语教材、语法专著在谈及复杂谓语时,都很少涉及复句形式充当谓语的情况,倒是谈主谓短语、连动短语、兼语短语作谓语的多。鉴于这种情况,既然本文开头的“晕句”是普遍存在的语言事实,那么有必要对谓语的范同重新界定,把复句形式也纳入谓语的范同,并且使之享有与“连动短语”等三种复杂谓语同等的地位。

原载《~~汉语语法~~学术交流》(中文核心期刊)